

河东记札

蒲坂城遇见南阳太守张黑女

□杨兆民

这是一个距今已有1531年的历史故事。

故事的情节并不繁杂，故事的出处却让人震撼。因为它出自一通北魏时期的名碑《张黑(hè)女(rǔ)墓志》。《张黑女墓志》书法堪称永世不灭的魏碑之极品，并且存世仅为一组拓件，成为天下孤本。

墓志内容概述

《张黑女墓志》，原称《魏故南阳张府墓志》，为准确体现墓主人的名字，又称《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》，简称《张玄墓志》。张玄，字黑女，清代为避康熙帝(爱新觉罗·玄烨)讳，故又称《张黑女墓志》。

张黑女，南阳白水人，是黄帝的后代子孙。中古时期，他的先人就曾在商朝和周朝做过地方官。到了汉代及三国、魏晋时期，曾有祖先做过司徒、司空等高官。这些祖先形象崇高伟大，不需要名士推荐，就为朝野所知，他们做官时，不需要百姓劝勉或请愿，就能廉洁自持。张黑女的远祖张和，做过吏部尚书、并州刺史。祖父张具，为中坚将军、新平太守。其父为荡寇将军、蒲坂县令。张家可谓高官辈出，荣耀盖世。

张黑女取日月之精华，含五行之灵气，素性高洁奇异，见识与度量非常高远。他初次脱去粗麻布衣，换上官服，任职中书侍郎，之后，又拜官南阳太守。他治理南阳，恩威并施。其威严仿佛春风拂绿草，老百姓心悦诚服太守的教化，其安乐如同鱼儿游于水中。

正当张黑女要大展宏图、竭尽全力辅佐朝廷、报效社稷之际，命运无常，天不作美，殒此名贤。他于太和十七年(公元493年)32岁，逝世于蒲坂城建中乡孝义里。他的夫人是河北巨鹿太守陈进寿之女。夫妻二人可谓郎才女貌，珠联璧合。普泰元年(公元531年)十月一日，夫妻二人合葬于蒲坂城东边的高原上。

张黑女临终之时，神志清醒，脸色神态一如平常，言谈举止，中规中矩。他的突然离世，令万人同悲，远近共泣。因此，人们将此志文刻于石上，以使他流芳百世。

墓志艺术成就

《张黑女墓志》镌刻于北魏普泰元年(公元531年)十月，为魏碑墓志的代表作之一，正书，20行，行20字，共计367字。原石久失，无书者姓名，出土地不详，据碑文“葬于蒲坂城东原之上”，可知，原志石当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普救寺原上一带。

墓志此本拓本清初时曾归成博，道光五年(公元1825年)归道州何绍基。何绍基所得为剪裱旧拓孤本，共12页，每页4行，满行8字，以纸墨考其年代似是明代拓本，民国年间曾为锡山秦文锦所得，今藏于上海博物馆。

《张黑女墓志》既为孤本，所以其余皆为重刻本，均未能体现原拓神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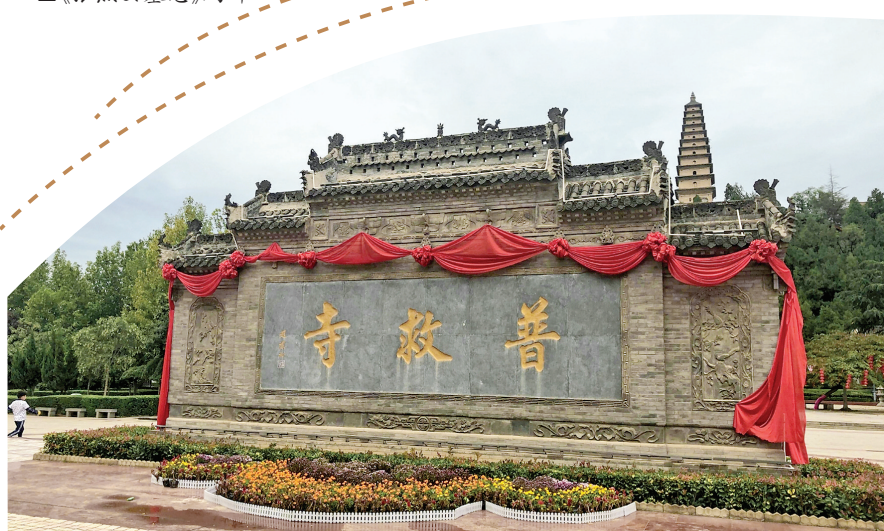
何绍基是清代倡导碑学的一位坚定的探索者和成功的实践者。他于道光五年得《张玄墓志》剪裱旧拓孤本，视为珍宝，并曾多次临摹与题跋。此本与其朝夕相伴，几乎被他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作为深识书者，何绍基对此本的钟



▲《张黑女墓志》局部



▲蒲州故城遗址鼓楼 (资料图)



▲普救寺 (资料图)

爱之情，精研之深，推崇之极，他人无出其右。

《张黑女墓志》用笔方圆兼备，横画，或圆起方收，或方起圆收；长捺一波三折，排洩角含分隶遗意，不少用笔有行书意，结体含动势。其书法峻宕朴茂，结体扁方，既有北魏的神韵，又有唐楷的法度，堪称千古流传北魏之极品。

有研究者认为，其书法精美，刻工亦佳。字形略扁，多有隶书笔意，古质典雅，方圆互见，既有北魏峻迈之气，又含南帖温文尔雅。清代包世臣在题跋中赞赏其：“此帖骏利如《隽修罗》，圆折如《朱君山》，疏朗如《张猛龙》，静密如《敬显隽》。”何绍基在题跋中赞赏：“化篆分入楷，遂尔无种不妙，无妙不臻，然道厚精古，未有可比肩《黑女》者。”

《张黑女墓志》历来受到过无数人的喜爱和崇拜，这是因为此志集雄健、轻灵、秀逸、含蓄为一体，其艺术水平之高，鲜有匹敌。它代表了北魏墓志的最高成就。

它虽然仅有367个字，却非常丰赡地为一个时代做了拔高和总结，形成唯我独尊的“张黑女体”。特别令人欣慰、骄傲和自豪的是，现行的第五套人民币上“中国人民银行”6个字，是书法家马文蔚用汉隶和魏碑风格写成的，与《张黑女墓志》风格极为神似。

蒲坂城自古以来便声名赫赫

蒲坂一名始于秦代。前些年在陕西

西安刘寨村出土了一批秦封泥，其中有一枚“蒲反丞印”，确证了秦时已置蒲反县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蒲反，故曰蒲，秦更名。”“本为蒲，秦始皇东巡，见长坂，故云蒲坂。”《辞海》也记载，蒲坂，古邑名，古县名，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。蒲坂古城曾是尧舜建都的地方。魏襄王七年(公元前312年)，秦惠文王来，见于蒲坂关(《蒲州府志》)，这个蒲坂关即为蒲坂城。秦始皇灭六国，统一天下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二十八年(公元前219年)“巡东方，登蒲坂”，以显神威。

蒲坂城从后赵(公元319年~公元351年)时起，即成为郡的治所，其政治经济地位相当于今地级市的治所。从前秦(公元351年~公元394年)时起直至北魏时期(公元386年~公元534年)，蒲坂城一直是州和郡二级行政共同的官衙治所，毫无疑问，它的政治经济地位的确是相当于今天的省会城市的。

蒲坂城的繁荣景象，历来被无数文人墨客所赞颂。唐代张濯《题舜庙》诗中有“蒲坂城边长逝水”的句子，赞美了蒲坂的雄浑景象；宋代梅尧臣《寄题知仪州大保蒲中书斋》诗中有“蒲坂之城在其涯，渠渠碧瓦十万家”的句子，赞美了蒲坂城的繁华气象。不难想象，这种繁华简直赛京城。

如此烜赫的蒲坂城，理所当然地倾倒了这位南阳太守张黑女，甚至于让他不远千里寄居于此，甚至于让他携家带口终老于此，甚至于让他夫妇二人长眠于此。

张玄是位皇族官僚

墓志文对张玄的死用“薨”字。这是一个极其尊贵的用词。在古代，礼法礼数是十分严肃的事，稍有僭越，便可带来杀身之祸，甚至株连九族。古时“薨”字只有皇帝及少数王室皇亲、王公贵戚才能使用。对张玄使用“薨”字，足证其有着皇族高官的身份。

张玄的“玄”字本义就是黑色。“女”和“汝”相通假。“汝”是人称代词，原本是“猴子”的意思，因此，“黑女”就是“黑猴”的意思。在古老的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，帝王贵族都用“猴”名，于是，“猴”就泛化成为普遍使用的尊称代词。比如，爵位“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”，有人认为“侯”即“猴”也。又如，有鲜卑背景的隋文帝杨坚原姓“普六茹”。“普六”的阿尔泰语意为“蓝色”；“茹”意为“猿”(猿猴类动物)；这“蓝猿”就是“天猴”，很显然，比“黑女”更尊贵。

鲜卑人所谓的“宇”就是“部族名”，这也是“宇”的原始本义，即出身之氏族，血缘之标记。在鲜卑的习俗中，只有特别尊贵的人才可以“黑女”自名，是北魏皇族的一个共有的名号。

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永久赓续的基因

永济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是无与伦比的厚重、坚挺和辉煌。这里有华夏人文始祖伏羲之母华胥氏的祖居地；这里有尧舜所建的都城遗址；这里有舜帝的故里诸冯村；这里曾有世界上最早的浮桥蒲津浮桥；这里有“最早叫中国”的尧王台；这里有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；这里有举世无双的最大铁牛群唐开元铁牛；这里有举世无双的爱情圣地普救寺；这里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；这里有国家森林公园五老峰；这里有山西省最大淡水湖伍姓湖；这里曾有碑刻中的稀世珍品、代表着北魏书法最高水平的《张黑女墓志》；这里曾有“天下第一行书”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；这里走出过杨贵妃、柳宗元、王维、司空图、李雪峰、郑林、程志强等人；这里有太多太多值得炫耀的文化资源……

文化如水，浸润无声。让我们在历史的源流中守望文化乡愁，在时代的气韵里坚定文化自信，持续激活文化潜能，融合诗与远方。